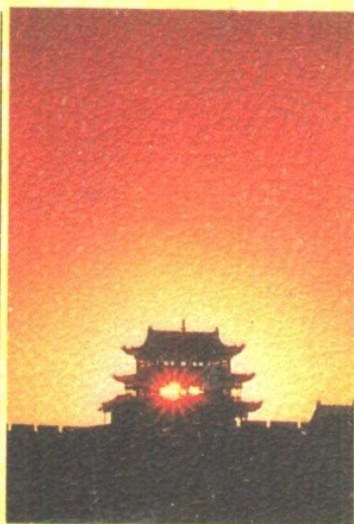


・佛光史傳叢書3003・



中國佛教通史

〔第二卷〕

鎌田茂雄 著
關世謙 譯



佛光史傳叢書二〇〇三

中國佛教通史

〔第二卷〕

鎌田茂雄原著・關世謙譯

新學社



佛光史傳叢書

中國佛教通史〔第二卷〕

佛光

3003



□著者 □鎌田茂雄
□譯者 □關世謙

□中華民國七十五年四月初版

有版權，請勿翻印，歡迎流傳

□發行人 □星雲大師

□出版者 □佛光出版社

高雄市前金區賢中街二七號 電話(〇七)二五一五五五八

□流通處 □佛光山寺

高雄縣大樹鄉佛光山 電話(〇七)六五六一九二一—八

佛光書局

臺北市忠孝西路一段72號九樓之14 電話(〇二)三一四四六五九

□印刷者 □美育印刷廠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中華二路170號 電話(〇七)三一—二一九七—九

□郵政劃撥第〇〇四五六三五—五號帳戶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1524號

序

後漢傳入中國的佛教，逐漸為中國社會所接納；經三國到了東晉。佛教隨著老莊思想的盛行也流傳到貴族之間；所以東晉時代才是中國真正接納佛教的時代。在中國思想史中，東晉時代是揭開外來的佛教思想和中國固有思想相對立、相融和的時代序幕的重要時期。

東晉時代在華北確立中國佛教基礎的是道安，有關道安的生平已在本書第一冊中論述一過；第二冊將就東晉諸帝、貴族與佛教的交往，乃至士大夫的信仰，以及佛教思想被接納的過程，並論述其始末；進一步，將論及中國佛教傳譯史上，建立空前偉業的鳩摩羅什的翻譯事業作介紹；最後將述及在初期中國佛教史上，居於轉捩點地位的廬山慧遠的思想和行動。

第一章、「東晉的佛教」先就東晉諸帝和貴族們與佛教僧侶的交往，述其過往情形；進而對於東晉末期尼僧的出現，說明其背景；其次針對中國佛教於佛像的起源，闡述其所以，以及介紹最近在中國大陸被發現的孔望山摩崖石像的全貌，及筆者個人的見解。

第二章、「佛教思想被接納的過程」列舉清談隱逸佛教代表者的帛尸梨密多羅，進而敘述康僧淵、竺道潛、于法蘭、竺法崇、竺道壹等的活躍狀況；其次敘述老莊玄學佛教的代表及東晉中期最負盛名的支遁其生涯及思想；再次，以六家七宗為中心所開展的般若思想，以及士大夫的

佛教信仰，就郗超、孫綽、戴逵等人的佛教思想詳加論述。

第三章、「鳩摩羅什及其翻譯事業」就羅什的生歿年代、傳記、翻譯活動，乃至其門下等的活動情形；歷來高僧名傳中對羅什的理解形象；從側面觀察毀戒後的羅什如何發揮他翻譯的天才能力等，來把握新的羅什形象。

第四章、「廬山慧遠——中國初期佛教史的轉捩點」就慧遠的生涯及其沙門不敬王者論中涉及禮教與佛法的關係，以及其與桓玄的論諍等細加敘述；再以大乘大義章爲中心，陳述慧遠佛教思想的內容，及慧遠與羅什針對佛教教義的書信往還等情形做介紹，最後再就廬山的念佛社以及慧遠與弟子們的種種作述列。

東晉時代的佛教，最爲重要的是鳩摩羅什所傳來的新大乘經典。所以，東晉的佛教一方面接受新來的大乘經義；一方面又必須繼承羅什以前舊佛教的傳統。因此，廬山慧遠註定了必須擔當其站在創造新的佛教任務的轉捩點上。至於在第二冊無法收錄的東晉末期華嚴經的傳譯者佛馱跋陀羅、涅槃經的譯者曇無讖，以及法顯等西域求法僧的活躍情形，均將在第三冊作介紹。

一九八三年二月一日

鎌田茂雄識於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

目次

日文版原序.....一



第一章 東晉的佛教

第一節 東晉諸帝與佛教.....六

歷代帝王與佛教

第二節 貴族與沙門的交往.....二二

教團的墮落與尼僧的活躍

第三節 孫恩的叛亂

政治腐敗與僧尼的墮落

尼僧教團的成立與尼僧活躍

第四節 佛教文化的發展.....五

佛寺的建立 中國佛教的佛像起源

孔望山摩崖石像

東晉的佛像與畫像

.....五六



第二章 佛教思想被接納的過程

第一節

清談隱逸佛教的開展.....八九

清談隱逸的風潮

帛尸梨密多羅的活躍

神咒與梵唄的譯出

康僧淵和康法暢.....八九

第二節

竺道潛及其門下 于法蘭及其弟子 竺法崇與孔淳之 竺法曠與竺道壹 山林中的習禪者

一二四

第三節

支遁——老莊玄學的佛教 支遁的生平 支遁的著書 支遁的思想 佛教禮儀與戒律 淨土思想 般若學的流行與開展

一五五

第四節

初期的般若研究 格義佛教 般若學的流派 心無說 即色說 本無說 六家七宗 士大夫的佛教信仰 鄰超的佛教思想——秦法要的世界 孫綽的佛教思想 戴逵的佛教信仰

一八九

第三章

鳩摩羅什——其翻譯事業

第一節

羅什的傳記資料與生歿年代

二一七

第二節

鳩摩羅什的傳記資料 羅什生歿年代之考定 羅什的生平

二三五

第三節

出生與遊學 龜茲時代 涼州時代 長安時代 羅什的譯經活動

二六八

第四節

羅什譯出的經論 經論譯出的緣由 鳩摩羅什的門下 羅什的弟子輩 僧肇——般若思想的理解者 僧叡——教相判釋的原始型態 其他的弟子們

二九二



第四章
廬山慧遠——中國初期佛教史的轉捩點

第一節	慧遠的生平	三二五
	修學時期 道安門下的慧遠 入廬山 小乘阿毘曇的被接納——僧伽提婆與慧遠 禪經的譯出——與佛跋陀羅會晤 入寂——嚴守戒律 慧遠的著作	
第二節	慧遠之於禮教與佛法——沙門不敬王者論的檢討	三六〇
	慧遠與殷仲堪、盧循 慧遠與桓玄 桓玄與慧遠的論難——禮敬問題 沙門的整肅問題 與何無忌的交往——袒服論	
第三節	慧遠的佛教思想——大乘大義章	三八二
	與羅什佛教的交流 大乘大義章所顯示的慧遠思想	
第四節	念佛結社與慧遠的弟子群	三九六
	念佛結社的創立 慧遠的念佛——定中見佛 廬山的念佛結社 慧遠的弟子群	
資料		四一九
索引		四九〇

第一章 東晉的佛教

第一節	東晉諸帝與佛教
第二節	貴族與沙門的交往
第三節	教團的墮落與尼僧的活躍
第四節	佛教文化的發展

西晉末年由於八王之亂，宗室諸王間的鬭爭前後延續了七年，戰亂之頻仍可以稱得上天下亂如麻。西晉惠帝駕崩後，弟懷帝即位，但以洛陽、長安爲中心的地方戰事，却陷入街巷化，北方的胡族，乘此戰亂便竄進中原。

五胡之中崛起於山西地方的匈奴人劉淵，建國爲漢（三〇四）。劉淵因佔據汾水流域的山西地方，得利於險峻的地形；所以控制了東邊的太行山脈，西邊的黃河，是南侵洛陽，西進長安的絕佳處所。劉淵不但有子劉聰，族子劉曜等傑出人才，更得到羯族出身的石勒的支持，乃於永嘉二年（三〇八）稱帝，並移都平陽（山西臨汾）。劉淵歿後，劉聰乃殺其兄自就帝位，並以石勒、劉曜爲部將攻克洛陽，俘虜了晉懷帝，並把他送往平陽。

晉朝雖然在長安擁立愍帝，但劉曜侵入長安後俘虜了愍帝。西晉帝室至此已告中絕，黃河流域的中原地帶，成爲匈奴所蹂躪的處所。而佛僧竺法護進行的翻譯事業，正屬此一時期（請參閱本書第一冊、第三章第一節）。

西晉皇族琅邪王睿，移向江南在建康定居，得知長安陷落愍帝被俘，就在建武元年（三一七

（即帝位，是爲東晉元帝，東晉即告開始。漢民族以長江流域爲中心建國，北方的異民族，則佔領以黃河流域爲中心的華北。南方漢族和北方異族的相對峙，於是揭開了南北朝對立的序幕，也導致中國史上出現特異的時代。

因中原大亂而避難江南的人衆，不祇是貴族階級，一般平民亦均攜家帶眷移往江南。長安、洛陽既落入胡族之手，華北的民衆漸漸從淮南移向江南。晉成帝初年，蘇峻之亂起，江淮地方捲入混亂，使得胡族的入侵愈益激烈，促成了更多的民衆渡過長江⁽¹⁾。晉元帝自山東琅琊南渡時，追隨元帝渡長江的有千餘戶人口⁽²⁾。

晉成帝咸和四年（三二九），司空郗鑒下令居住淮南的流民移住晉陵郡諸縣，使得移住在江南以及停留在江北的民衆，設立僑郡與僑縣以便治理⁽³⁾。所謂僑郡、僑縣，是北方漢民族移住之地。

中原的漢民族如此地向江南大移動，使得北方的文明和文化得以傳向江南。早在三國的東吳就有開拓江南之舉；後來，因爲東晉的南渡，漢民族的大移動，使江南的開拓更加加速了步伐。在華北繁盛的文學、思想、宗教也漸次流入江南，隨而，佛教文化也在江南開花。蓋北方的胡族佛教不同於漢民族佛教。

東晉佛教的區分，很難加以明確地劃分，但從權力者的興衰交遞情形來看，大約可以分爲三種。祖爾查（Zürcher）（從貴族與權力者的活躍及權力的掠奪關係上，劃分爲下列三期：

第一期（三一〇—三四六年）

三一〇—三二五年頃 | 王導·王敦

元帝·明帝

三二五—三四五年頃 | 庾亮·庾冰

成帝·康帝

三四五—三四六年頃 | 何充

康帝

第二期（三四六—四〇三年）

三四六—三七三年 | 桓溫

穆帝·哀帝

廢帝·簡文帝

三七三—三八五年 | 謝安

孝武帝

三八五—四〇三年 | 司馬道子·桓玄

孝武帝·安帝

第三期（四〇三—四二〇年）

四〇三—四〇四年 | 桓玄

安帝

四〇四—四二〇年 | 劉裕

安帝·恭帝

從華北移向江南的貴族文化，及在江南繁盛的東晉佛教，同時受到帝室、貴族的支持，以宮廷佛教的姿態出現。這是屬於第一期，有尸梨蜜、竺道潛等與宮廷或貴族的交遊，發展為清談神仙的佛教。第二期是支遁、郗超等的老莊玄學佛教，是當時佛教思想界的代表，在江南極為興盛。第三期則由於東晉社會的混亂，佛教界亦隨之墮落，特別是部分尼僧與權力者的接近，更加助

長頽廢的傾向，以致引起佛教教團嚴正的論諍。

另外，第三期在華北出現了一位稀世的大翻譯家——鳩摩羅什進行其空前的大翻譯事業；另一方面，以廬山為中心，慧遠創辦白蓮社。

第一章、「東晉的佛教」先就東晉諸帝對佛教的態度及貴族與佛教僧交遊，述明其情形。進而再說明東晉末期佛教教團的墮落與尼僧的出現。最後東晉時代是佛寺或佛像塑造等佛教文化的急速發達時代，有關佛教的文化也很發達，特別是最近發現的孔望山佛教石像亦將特予報導。

†E. Zürcher, *The Buddhist Conquest of China, The Spread and Adaptation of Buddhism in Early Medieval China*, Leiden, 1972, p. 86.

第一節 東晉諸帝與佛教

東晉佛教的最大特徵之一，就是當時貴族社會諸名士與沙門的密切交遊。於此，元代的覺岸在釋氏稽古略卷二中，對東晉名僧支遁的記述是：

「一時名士、殷浩、郗超、孫綽、桓彥表、王敬仁、何充、王坦之、袁彥伯，並與結方外交」⁽¹⁾。

充分顯示了東晉佛教的特質。這段文字，簡潔地表現支遁與郗超、何充等諸名士的交遊狀況，而

且，特別說明是「方外交」顯然是一種超俗的交遊。表面上雖然是脫俗的交遊，其背後自亦難免世俗相互利用的政治一面。姑且不論其如何，沙門與名士的「方外交」為東晉佛教的一大特徵，是不容否定的。

東晉以王室為中心的貴族們，也致力於對佛教的理解，許多傑出的佛教僧也與諸名士交遊，使佛教深入到貴族階層。就高僧與王室、名族的交遊，在世說新語方正篇有如次的記述：

「後來年少，多有道深公者，深公謂曰：『黃吻年少，勿為評論宿士，昔嘗與元明二帝王廐二公周旋。』」

針對此文，在世說注引用高逸沙門傳說：

「晉元明二帝，游心玄虛，託情道味，以賓友禮待法師，王公、庾公傾心側席，好同臭味也。」⁽²⁾

當時年輕人曾批評竺法深，竺法深答說：「乳臭未乾的年輕人，怎可批評年高德劭的大方家！我早年，即曾和元明二帝，以及王導、庾亮二公結交。」竺法深是名門出身的晉丞相王敦之弟，後來出家為僧，深受元帝、明帝、王導、庾亮等的尊敬。元帝、明帝時代，竺法深曾着木屐出入於宮殿⁽³⁾，當時的人見狀都竊竊私語說：「那位出家人，是大德高僧，所以才穿木屐上殿。」

依據世說注所引用的高逸沙門傳，晉代的元明二帝，欲令心游於幽玄虛無的世界，故思寄

佛道，待竺道潛（竺法深）以賓友之禮。王導與庾亮對竺道潛亦頗心服，以尊敬心與之相交遊，致有此傳聞。蓋高逸沙門傳是竺道潛的弟子竺法濟（4）所撰著，竺法濟對竺道潛深懷尊敬，故在高逸沙門傳中，備致讚揚乃師竺道潛的道行，所以才有深獲元明二帝的信賴、與當時名流貴族有很深厚交情等的記載。

竺法濟也是授業與道安的人。道安避亂於獲澤（山西陽城）時，太陽（山西平陸）的竺法濟和并州（山西陽曲）的支曇正在講陰持入經^{（5）}，道安曾列席聽講。奠定中國佛教基礎的高僧道安，爲其一時之師的就是竺法濟。這位竺法濟，無疑地也是一位德學兼備之士，才會有高逸沙門傳的著作。

東晉時代，帝王和名士與沙門交遊確是事實，而且交遊的密度，遠比任何時代都更爲顯著、深厚，其名士與沙門的人數之多，可以視爲東晉佛教的特質。以下之點，是針對東晉諸帝如何與沙門交遊，以及對佛教所持的態度，述列如次：

歷代帝王與佛教

東晉的歷代帝王與佛教的關係，在唐朝法琳的辯正論卷三十代奉佛篇，述說如次：

晉中宗元皇帝——文軌大同，中興江左，造瓦官、龍宮二寺，度丹陽、建業千僧。

晉肅宗明皇帝——聰聖玄覽，設齋興福，造皇興、道場二寺，集義學、名稱百僧。

晉顯宗成皇帝——至意冥通，聖德遐感，造中興、鹿野二寺，集譯經、義學千僧。

晉孝哀皇帝——延問侍臣，迴心妙理，嘉賓切對，大啓龍光。

晉太宗簡文皇帝——仁恕涵洽，作聖欽明，造像建齋，度僧立寺於長干，故起塔木浮圖，壯麗殊偉。

晉烈宗孝武皇帝——精心奉法，志念冥符，師子國王欽其懷道，故遣沙門曇摩撮，遠送玉像，以表丹情，召義解僧，造皇泰寺，仍捨舊第，爲本起寺。

晉安皇帝——篤信無怠，福興皇業，於育王塔立大石寺。

右東晉一百四載，合寺一千七百六十八所，譯經二十七人，二百六十三部，僧尼二萬四千人。⁽⁶⁾

據此辯正論記事，東晉諸帝中奉佛者，列有：元帝、明帝、成帝、哀帝、簡文帝、孝武帝、安帝等七人，各自都做了如許的佛事。尤其對建造寺塔一事，均被後世以爲奉法的事蹟。究竟上述的七帝是否全都是奉佛的呢？謹就下述各資料，列出東晉諸帝，其與佛教有關聯者，舉述如次

元帝與瓦官寺的創建

晉初元帝（三一七—三二二在位）號稱造有瓦官和龍宮二寺，在丹陽、建業度僧千人，但瓦官寺是元帝時代竺法汰所重修的寺，不是直接由元帝所創建。在高僧傳卷五的竺法汰傳，於瓦官